

佳节词话

春节忆

周延婉

春节临近，在周围年味渐浓的气氛中，不禁勾起我童年在家乡过春节的回忆，昔日的过年情景历历如昨。

我生长在琼海乡村，离中原镇有六七里路程。在我的印象里，农历腊月二十日过后，附近村子里的人都赶到镇上来置办年货，包括干菜、鞭炮、红烛和金银香纸之类的祭品。尤其是农历二十九这一天，街道上和店铺内到处是人潮，熙熙攘攘，热闹非凡，街巷两旁更排满了年货摊位，挤得水泄不通。

除夕日，村子里家家户户都忙开了。我家是个五口之家，母亲、祖父、祖母和我，父亲在我三岁时已下南洋谋生。这天大清早，母亲和祖母就忙着宰鸡、杀鸭、煮饭做菜，祖父则忙着整理神案和烧香点烛，拜祭祖宗的事。敬神完毕，一家人高高兴兴围炉吃了一餐丰盛的年饭。这餐饭吃过之后，母亲和祖母又不停歇地擦窗扫地，清灶腔，祖父则忙着在每扇门上张贴春联和年画，表达辞旧迎新、迎祥纳福的美好愿望。当天晚上，才真正进入春节佳境。这时整栋房屋灯烛辉煌，大厅八仙桌上摆满了象征吉祥的柚桔和干果一类的贡品。母亲和祖母还要忙着煮年饭和做年菜，因为按照家乡风俗，初一不开火，不动刀砧，初一的饭菜都要在除夕夜做好。

初一早上，天蒙蒙亮，我们一家在村里一片劈劈啪啪的炮竹声中，祭拜祖先。我接着向祖父祖母叩首拜年，二老赏赐我压岁钱，我满心高兴说了声“谢谢！”然后全家团聚吃早饭。这餐吃的全是斋菜。从这天早上起，村子里无论男女老幼全部穿上新衣裳，彼此笑脸相迎，恭贺新禧，村中到处洋溢着温馨平和的氛围。这一天，村内还循例各家彼此拜年、小孩子给长辈拜年，长辈则赏赐红包。打新年初二起，人们身着节日的盛装，手里拎着桔子橙子之类的礼品，走亲访友去拜年，互相传递着美好的新春祝福。村中家境较好的还彼此宴请春酒，或宴请亲戚朋友时邀左邻右舍作陪。村子里如有过门（结婚）尚未满一年的新娘，还要到每家每户向长辈叩首敬槟榔，长辈则赏赐红包。亲族家里还要请新郎新娘吃午饭。这种新年欢乐的气氛过了初五才逐渐递减，到元宵节才冷下来。按海南习俗计算，从腊月二十九一直到新年的正月十五，将近四十多天的时间，都属于春节期间，春节是中国人最长的节日。

综上所述，显见得春节不仅仅是一个年序更新的节日，更重要的，是其蕴含着深厚的敬亲睦族尊长扶幼的伦理意义，它代表着中国社会敬奉祖先的广泛民族信仰，更配合着农业社会农民作业的程序。它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生动体现。

这些年一直有很多人感慨，年变短了，年味愈来愈淡了。确实，不少习俗随着时代变迁而逐渐消失。但人们对“年”的珍视并没有变淡，可能还更浓了。“年”就像一块巨型的感情磁石，离家在外的人不管路途多么遥远，都要日夜兼程赶回家过年。春节作为中国传统的一个最强烈的符号，已经内化于心，融入我们的血液，它将代代传承下去！

办年

徐建华

湖北老家把所有为过年而进行的采购活动统一叫做办年。农历腊月十几的时候，人们遇见了，会问：开始办年了吧？答：冒呀，还早呢。到农历腊月二十之后，年办得热火朝天的，人们遇见了，会问：年办齐

了吗？答：差不多了，将就将就过吧。“将就将就过”只是客气的说法，其实，进了腊月人们就为办年忙开了。1970年代，我还是儿童时，对家里办年就有了深刻的印象。

要扯布或用家织布请裁缝做衣服。当年农村很少有人买衣服穿，各家各户年前请裁缝师傅到家里，给一家老小都做新衣服过年穿。师傅一天可以做十几件衣服，样式没有什么讲究，大人总是叫师傅把小孩子衣服往宽大里做，一件衣服是要穿很多年的。做工的质量有保障，针脚做的是又密又匀。有时候一家的衣服太少，不够师傅做一次工，也可以两家合着请师傅。常常是一村子里几十户人家请的是同一个师傅，所以要轮着来，有时安排不过来，年三十裁缝师傅还在忙，影响裁缝师傅团年，总是过意不去的。

有一年，临近年时的某天清晨，我家早早起来洒扫堂屋，搭上裁衣的案板，做好早餐，等着请好了的裁缝师傅来家里做衣服。可左等右等师傅没有来，待看到他挑着缝纫机来了，我在门口高声呼叫时，他径直挑着担子到村里另一家去了，完全忘记了他与我们家的约定。这件事情让我们兄弟姐妹们很沮丧，看到裁缝师傅从门口头也不回、一声不吭地走过，就是眼睁睁地看着他把我们穿新衣服过年的希望给带走了。过了年后，我在正月初十左右又请另外一个裁缝师傅来做衣服，如此，我们到正月十五那天终于能穿上新衣服。记得我穿着家织的粗布做的新衣服，在门口蹦蹦跳跳时，伯母看见了，逗我说：“哎呀！建华穿新衣服了，好俏呀！”我心里激动，偏着头去看妈妈，只见她噘着嘴巴有些生气的样子，我知道，她是对年前的裁缝师傅失约、导致孩子年后才穿上新衣服的事情耿耿于怀。

要买猪肉、买鱼。那时不象现在物品如此丰富，鱼、肉都是凭票供应，每到年关



过年时的经典画面

常常供不应求，不提前做准备会很被动。老家过年一定要吃肉糕，鱼和肉是做肉糕重要的材料，没有它们做不了肉糕，没有肉糕吃的年那真不叫过年，因此买鱼买肉也是办年的一件大事。

记得有一年过年我们家没有买到鱼，父亲天天去托人帮忙，说大人吃不吃没有什么，要是买不到鱼做不成肉糕，细伢不好办。我一想到过个年连一块肉糕都吃不上，简直就要哭起来。后来，总算有人在腊月二十八夜里，还穿着打渔的塑料衣裤，给我家弄来了两条鱼，大约有好几斤呢。当时，一家人喜笑颜开、感天谢地的样子我还记得，父亲给人钱，给人献烟，说着有劳、辛苦等感谢的话，感谢他让我家在过年时能吃上了肉糕。我听着鱼在大水桶里拍水的响动，很晚都睡不着。

还要买木炭、买一些时蔬及其它的东西。平时家里是舍不得用木炭烤火的，过年时亲戚们会相互走动，大冷天家里烧一盆炭火，既热闹又暖和。桌上的菜品也容易冷了，须要备一些炭炉一边加热一边吃。过年时节的蔬菜都是红萝卜、白萝卜、大白菜，也要到集市上去买一些大蒜、藕、鲜辣椒，以丰富餐桌上的菜的品种。

那时候，父亲天天起早去赶集，今天

提几斤炭回来，明天提几节藕回来，后天提一把大蒜和几个红色与绿色的辣椒回来。和这些东西一起被父亲带回家的，还有我和二姐的新袜子，新红头绳，写春联的红纸，等等。东西虽然不多，但一年也就是过年才得见，在我们眼里已经是相当丰富了。关键是每一样东西都传递着将要过年的信息，令人欢欣鼓舞。

其实，即使是用家织粗布衣服，即使只有两条鱼，即使只是几斤炭、几节藕的春节，对当年的父母来说也是很不容易的事情。父亲连续早起冒着严寒去赶集，是想尽可能地增大他手中有限的钱的购买力，不知道他经历了怎样的精打细算，才用那有限的钱让我们穿上新衣、让我们吃上肉糕、让我们吃上藕，还能够让我们穿上新袜子、扎上新红头绳的。记得有一年父亲对母亲说：年还没有办好，25块钱花的差不多了。

办年，其实是辛苦一年的父母，年终又一次为孩子们的快乐而操劳。

贴对联

钱建坤

时间才过晌午，年味四溢的安徽乡村就有鞭炮声响起。做事从来不甘落后的祖母，一边催促擅长书法的伯父赶紧去写对联，一边指挥着我们研好墨、备好糊、搭好梯。所有的工作准备得当，太阳离西山还有很长的一段距离，祖母可不管那么多，“快贴，快贴”的命令，使得顽皮的我们开始手忙脚乱起来，同时也欢欣鼓舞起来。

“左右对仗，仄起平收！”在堂屋里还一直在挥毫泼墨的伯父大声地叮嘱道。年龄稍长的我心领神会，像猴一样“嗖”地爬上搭在屋檐的木梯，首先将上联“喜居宝地千年旺”贴在大门的右侧，然后折转到大门的左边，将下联“福照家门万事兴”举在手中，听着站在庭院中央的父亲的指挥：“再上一点，靠边一点！”祖母依旧很不放心，她眯缝着眼，背着手大声地召唤：“快，快把横批贴上！”

身穿新衣的弟弟欢天喜地地从堂屋里跑出，他手中跳跃的四个大字，是父亲对新春最诚挚最朴素的心愿：幸福，是对美好生活的憧憬；祥和，是对美满家庭的期盼。

仅贴大门肯定是远远不够的，在乡村，即使是厨房、牛栏、猪圈，在过年时也必须贴上红红的对联。“柴米油盐此房内，人生百味我心中”“玉鼠回宫传捷报，金牛奋蹄涌春潮”“多吃多睡多长膘，有精有肥有销路”等等雅俗共赏的联语，俨然成了一道道靓丽的风景线，吸引着练习习文的孩子前来评头品足。

我把对联刚刚贴好，就清晰地听见对面的树梢上，一对留守的喜鹊正在生动地啁啾；原来，我家的墙上有不少“鸟雀”也筑起了“新巢”——那草体的鸟儿，那隶体的鸟儿，那篆体的鸟儿，那宋体的鸟儿，在一片氤氲的红光中扇动着美丽的翅膀，把瑞气和喜庆荡满了屋梁，把愉悦与吉祥漾在了每一个人的脸上。

祖母自然不知道这些鸟儿是什么形体，但是传统的民间习俗在她的心中根深蒂固，她看到所有的对联张贴妥当，这才从阁楼里拿出那两盏大红的灯笼，嘴里还念念有词：“对联是年的眉毛，灯笼是年的眼睛，除夕是年的嘴巴……”

那时并不知道这是比喻的辞格，不过年的“眉毛”始终留在我童年的记忆里。我知道，那“眉毛”始终是舒展的，那“眉头”始终会洋溢着喜气。

又到除夕，又见对联。无须用言语表达此时的心情，我深情地凝视，真切地感受到煦暖的春风，正从那一副副红对联上袅娜地升起；我知道明天一早起来推开大门，会惊喜地发现：乡村的面颊又是一片潮红。

闲话文人

明斋

瞿秋白，为衔春色上云梢

1899年1月29日，瞿秋白先生于江苏常州出生。瞿秋白是中国共产党早期主要领导人之一，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，卓越的无产阶级革命家、理论家和宣传家，中国革命文学事业的重要奠基者之一。

瞿秋白于1917年秋考入北京俄文专修馆学习，1922年春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，1923年主编中共中央机关刊物《前锋》，参加编辑《向导》杂志；1925年先后在中共第四、五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、中央局委员和中央政治局委员，成为中共领袖之一；1927年2月7日，自编《瞿秋白论文集》；1934年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委委员、人民教育委员会委员、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教育部部长等职；红军主力长征时，瞿秋白因患肺病，留在江西瑞金坚持游击战争，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长。

1935年2月，他的肺病日益严重，中央决定派人送他转道香港去上海就医，2月24日，当他们走到福建省长汀县濯田区水口镇小径村时，被当地武装保安团发现，突围不成被捕，当时瞿秋白化名林祺祥，职业是医生，任凭敌人严刑逼供，坚不吐实；4月初被国民党第八师俘获的中共福建省委书记万永成之妻徐氏，供出了瞿秋白已在长汀县被俘的情报，国民党根据徐氏提供的情况，从被俘人员中找到了瞿秋白，又让被俘的、曾当过收发员的叛徒郑大鹏在暗处指认，证实化名为林祺祥者确系瞿秋白。1935年5月9日，瞿秋白被押解到长汀，在被押期间，他写下了《多余的话》，表达了由文人从政的曲折的心路历程。6月18日晨，他写完绝笔诗后，坦然走向罗汉岭刑场，沿途用俄语唱着《国际歌》，用中文唱着《红军歌》，时而高呼着“中国共产党万岁”“共产主义万岁”等口号；到达刑场后，环视一下周围景色，从容道：“此地甚好！”然后盘膝坐在草坪上，饮弹洒血，慷慨就义，年仅36岁。

瞿秋白多才多艺，尤喜文学，在诗词、散文、小说、评论以及篆刻、绘画等方面，均表现出了卓越才华；他同时精通俄文，翻译过多部俄文文学名著，还喜欢音乐，善吹箫，能唱昆曲，实属全才罕遇之人。作为职业革命家的瞿秋白，其短暂的一生中，日常事务异常繁重，但他知识渊博，才华横溢，每抱病工作，常夜以继日，惜时如金，争分夺秒，在许多领域均做出了重要贡献，无论是他英勇献身的共产主义事业，还是涉及政治、哲学、文学、史学、翻译等众多领域的文化建树，都对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。

瞿秋白就义之后，鲁迅先生亲手编辑印行了他的译文集《海上述林》上下两卷。因为瞿秋白名霜，鲁迅便采用“诸夏怀霜社”的名字印行，选取当时最好的道林纸和装帧予以印制，并亲自为其撰写了发行广告，以此表达对这位文坛“知己”的深深怀念。1950年12月31日，毛泽东主席在为《瞿秋白文集》所作的序言中，高度赞扬他说：“在革命困难的年月里坚持了英雄的立场，宁愿向刽子手的屠刀走去，不愿屈服。他的这种为人民工作的精神，这种临难不屈的意志和他在文字中保存下来的思想，将永远活着，不会死去。”

瞿秋白曾有诗作《江南第一燕》传世，云：“万郊怒绿斗寒潮，检点新泥筑旧巢。我是江南第一燕，为衔春色上云梢。”此诗咏燕，亦自咏也。